

偽素顏



自由談
姚文冬

素面朝天的女人，若是越看越耐看，有可能化了高級的妝，是一種偽素顏，這妝不僅指脂粉，更有學識、修養、眼界生成的品味。

偽素顏藝術，亦是越看越有味道。

汪曾祺先生的《荷花》，短短三百餘字，無一句華辭麗藻，先寫怎麼施肥、種藕、注水，然後荷葉露角、長大、開花，又說晚上收朵，清早又放開，還有雨打荷葉，荷葉不沾雨滴，荷葉枯了，缸裏落滿雪，簡潔、明瞭，像對小孩子說話。譬如，「荷花到晚上要收朵。輕輕地合成一個大骨朵。第二天一早，又放開，荷花收了朵，就該吃晚飯了。」又如，「荷葉粥和荷葉粉蒸肉都很好吃。」如同一篇大白話的流水賬，而懂行的人會發現，文章的結構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有着不着痕跡的技巧，至少包含了三種結構，即「四條屏結構」、「更漏結構」、「水墨畫結構」。如，以藕的四季寓意人的一生活，是四幅屏；荷缸由空到滿、由滿到空，從河泥、荷葉、荷花的黑、紅、綠到落雪的白，恰如一幅水墨畫。

寫文章亦如女子化妝，濃妝艷抹並不難，畫眉、眼線、口紅，顯而易見，初見驚艷，再看就沒什麼味道了，但要化個白開水妝，打造偽素顏的清透感，卻需要高超的化妝手法。

京劇大師程硯秋的身段、水袖，也是典型的偽素顏藝術。在《荒山淚》裏，匯集了一百多種水袖舞法，看上去不過一段白布，揮來揮去，有什麼技巧呢？孰不知，它囊括了程派水袖

的「勾、挑、擗、衝、撥、揚、擗、甩、打、抖」十種技巧，樣樣都有難度。比如，「逃山」一場，有一段載歌載舞的流水板，不過是三個轉身，水袖忽而揚起，忽而落下，但明眼人一眼就看出，那是程先生在一套小開小合的太極蓮花步上編製的，簡潔、優美、流暢，如行雲流水，給人一種輕飄飄的仙女感，有着獨特的含蓄美。

不懂戲的人則說，大概程先生拍這部戲時，年歲大了，身體又發胖，所以身段有意簡化，水袖幅度也有意收斂了。這可真是不識貨。後輩演員那種用力過度、大開大合的水袖，看上去華麗多姿，有的演員甚至舞出了一朵花，其實沒什麼章法，只是膚淺的討巧。他們何嘗不知道先生的太極蓮花步？只不過心有余而技不足吧。

作家潘向黎的小說《白水青菜》裏，女人善做白水青菜湯，男人以為那就是簡單的青菜、豆腐，因為自己每天應酬，吃慣了大魚大肉，回家喝了這湯，才覺得這樣的清淡好。後來他失去了女人，才知道這不是簡單的白水青菜湯，且看女人煲湯何其用心——那湯要準備很多東西：上好的排骨、金華火腿、蘇北草雞、太湖活蝦、莫干山的筍、蛤蜊、蘑菇，有螃蟹的時候加上一隻陽澄湖螃蟹，一切二，統統放進瓦罐，慢火燉三、四個鐘頭，不放鹽和任何調料。熬好之後，要把這些料都撈出去，連碎屑都不留，等到要吃了，再把豆腐和青菜放下去。表面上，它呈現的是白水青菜，實際上，是把諸多高級材料，還有時間，更有女人的愛心，統統融化在一起了，入味但無形。這湯，也是一種偽素顏藝術。

無論汪先生的散文，還是程先生的水袖，都是這樣一碗青菜豆腐湯。



大館裏的木偶戲



市井萬象

近期，法國五月藝術節主辦的《拉封丹寓言》木偶戲在中環大館一連多日舉行演出，吸引大批觀眾。木偶演出由Archibal Caramantran劇團演繹法國著名詩人Jean de La Fontaine的多個寓言故事，表演結合巨型人偶、空中絲帶舞蹈、音樂和劇場元素。

香港中通社

那樣的「老香港」



君子玉言
小香

香港是全球最長壽地區之一，迄今連續七年居世界之冠。二〇二〇年，男性壽命達到八十二點七歲，女性為八十八點一歲。全港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為一百三十五萬，佔總人口近百分之二十，即差不多每四個香港居民中就有一位長者。走在街上隨處一望，銀髮族比比皆是。開出租車的是老人，守報攤的是老人，樓宇管理處看門的是老人，餐館茶樓的服務生是老人，還有賣海味、撿紙皮水樽的……那麼多蒼老的身影辛苦勞作，令人於心不忍。

香港老人沒有退休金。有「手停口停」之說，意思是如果不工作，就沒得吃了。養老一是靠強積金（就業人士每月由僱員及僱主雙方分別按工資的百分之五比例繳納，六十五歲開始領取）；二是公共福利方面，政府發放高齡津貼（「生果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長者生活津貼、醫療券等。其中，對年滿七十歲長者發「生果金」現金津貼，現時每月一千五百七十元。無需任何資產要求，算是政府向長者略表心意的「敬老金」；對六十五歲或以上有需要者，提供「長者生活津貼」，現時每月四千零六十元。但是申領門檻蠻高的，對包括物業不動產在內的資產入息等收入都有規定限額，並且不得同時申領生果金、傷殘津貼或綜援。醫療券是政府為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發放的支付私營基層醫療服務費用，每年二千元。未使用的券可累計，但不能超過八千元。

公務員待遇相對較好。現時香港公務員退休年齡按文職職系和紀律部隊職系有所不同，前者為六十歲或六十五歲（以二〇一五年六月一日前後入職為界）；後者為五十五／五十七（因職級不同）或六十歲（亦以上述年限為界）。新舊制公務員福利大相徑庭，過去公務員有子女教育津貼、房屋津貼、醫療保障、牙醫福利和退休金（長俸）等。二〇〇〇年以後，「長俸」取消，僅保留部分房屋津貼和公共房屋配額。

從社會上看，整體上對老人蠻友好的，養老院布點多，新老社區都有養老設施。公共設施便利，比如無處不在的電梯——港鐵上下行扶梯、直梯是標配，街區樓宇之間有上下行滾梯，過街天橋也配備可上兩層的小電梯，三秒即上到天橋，手提重物不必擔心；巴士有可供輪椅上下下的搭板……

從人們心態上，好像港人也不太把「老」作為「養」的理由，一如既往地忙來忙去。五十多歲的狀態模樣跟年輕人差不多，精神得很；六七十歲的算中生代，社會身份和活動還很多，屬於社會中堅力量；八十以上的耆老也仍然活躍於各個場合。我的朋友中，六十多、七十多歲的還在當社團領袖、大學顧問，搞文化、做慈善，個個都有好多事做，忙得不可開交。我曾請過抗戰老兵喝茶，平均年齡九十多，有的一周三三次在跑馬地操場跑步、有的自己坐巴士港鐵到處走，八十九歲的老太太戴着貝雷帽、妝容精緻……

太古城有一家「銀杏時光」餐館，面積不算大、吃的就是基本款西餐，沙律、主菜、甜品之類。但許多人成了這裏的「粉絲」，朋友小聚要去、內地來人帶去、自己過生日還去，每次帶上「首來族」，統統被「圈粉」——招人喜歡的就是一群老人家。

香港有專門機構幫助老年人再就業，這家餐館從廚師到服務生都是老人。餐館擺設也是老人手工製作的小

掛件、小食品等等。老人們動作並不慢，態度尤其和善，像家中爺爺奶奶。他們還自發組成一個免費樂隊，彈結他貝斯、吹口琴、唱歌，這邊放下盤子安頓好客人、那邊拿起麥克風高歌一首，都是經典懷舊金曲，不少英文歌，《沙啦啦》《村路帶我回家》等。

其中一位面相和善的陳老伯，總讓人猜他多少歲，我們起初猜他六十八歲（真以為如此），他有點得意地告訴虛歲八十。後來帶新朋友去，他再讓猜年齡，我們假裝不知道，仍猜「六十八歲！」老伯大笑說「八十啦！」我們哇地作驚嘆狀，老人很開心。老伯是退休公務員，兒女也都事業有成，本來退休生活衣食無憂，但老伯嫌待在家裏太悶，不辭辛苦每周幾次坐港鐵從九龍趕來工作。我們問老伯要電話號碼，老伯手寫下來，字跡頗見功底。聊了幾次後，他知道我們誰來自北京、誰來自上海，再來都認得。還有一位女士Doris，圓臉大眼睛，總是笑咪咪的，她是樂隊唯一女主唱，曾經邀我一起唱《甜蜜蜜》。這樣的溫情很容易把氣氛烘暖，客人們常常嫌揮手不夠盡興，紛紛放下餐具與樂隊排成一隊轉着圈邊跑邊唱，全場皆興奮。餐館晚上十點就打烩了，一因餐館設在社區，太晚怕打擾居民；二因老人們要趕港鐵回家。分別時大家都依依不捨，彷彿老友。

這群可愛的白髮蒼蒼的香港老人，留下了融融暖暖的溫馨記憶。如今他們都好嗎？我還挺想他們的。



香港餐廳的老人服務生和樂隊。

作者供圖

流水經過身體



如是我見
李丹崖

喝一杯茶，就像是流水經過身體，順便把草木的氣息留在人的體內。人渴望草木氣息，食嘉蔬，在院子裏種綠樹，用木材打造建築和傢具，就連吃飯用的筷子和碗最早也是木質的，只為親近植株。植株水嫩，有鮮色，着實可人。水陸草木，勝在水潤。水潤在，草木有生氣，反之，行將枯槁。常聽老輩人問少年：「你知道為什麼曬乾的稻稈更容易被折斷嗎？」答案也許很多人想不到，那就是水分的丟失，進而導致植物變得脆弱。

一棵草從水靈靈的植物變成了乾癟的柴火，這是水分喪失的過程。

補水，是植物和人的共同需求。

春天裏的第一杯茶，明前茶、雨前茶；龍井茶、毛峰、蒙頂甘露、竹葉青……一抹新綠在杯子裏兜兜轉轉，它們被開水激發下的湯汁，青碧帶黃，裹挾着春天的色彩，也擁抱着春天的氣息，品啞之間，春的水流如瓊漿，緩緩穿過身體，滋養養錮了一冬的肉身。唐代的皇甫冉在《送陸鴻漸棲霞寺採茶》中說：「借問玉孫草，何時泛碗花？」一脈脈茶尖尖，需要穿越多少層工序，才能在碗盞之間綻放水花？「泛碗花」一詞，讓人頓覺雅懷盎然，心頭如洗。

享用一杯茶的方式有多種，可眼：觀其形，芽頭肥碩，飽含着春水的滋養；可鼻：焙火後的豆香、板栗香、蘭花香，從鼻息之間帶給你春風韻致；可口：這也是最直接的一種方式，品飲它，讓茶香茶味承載着流水的快車，做一場完美的抵達。

在黃山，喝到一款好茶——霧裏青。名字取得好，興許能增益茶香。

飲上一杯，似乎古徽州山巒間的雲霧氣都在胸中激盪。

有一種茶，叫紫芽泡。是普洱古樹的抱春芽，紫色的芽頭，飽含着奶香花香，沖泡之間，茶氣升騰，有瑩潤的紫氣在身體內慢慢浸潤。

在廣西防城港的鎮子上，遇見一種金花茶，金花盛開，蜂蝶紛至沓來。沸水順着金花如瀑而下，金花以茶的方式，花香散溢。這樣，茶水穿越身體，好比體內鮮花盛開，這也是別樣的體驗。

其實，傳統的中藥湯劑療法，也是給肉身補給植株的一種方式。中藥多為草本植物所熬製，裹挾着高溫的水喚醒了草木潛在的因子，然後，流經五臟六腑，帶走我們身上的塊壘和陰翳之氣，從而實現身體上的清風備至。

前年春天在雲南，在一家書店，朋友新焙的咖啡豆，現磨現煮，品飲之間，香味轟然在味蕾上炸開，其實，每一地的咖啡豆皆有不一樣的體感，就像每一地的春風都會帶給人不一樣的春天的氣息。

在故鄉的一處溫泉度假村，遇見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在泡溫泉。看有人入池，他與我打招呼，我們聊起來。他躺在池中，讓汨汨溫泉水流經他的身體，老實說，他是有些胖的，卻很健談。他說，我年輕的時候，熱愛大魚大肉，如今心血管不好，每周都來泡溫泉。溫泉中的鎂元素對我的心血管有益。我微笑着，點頭回應。他接着說，人這一輩子就是這樣，從前缺的課，日後總要補過來。酒肉穿腸過以後，毒素慢慢堆積，這不，我要經常來沖一沖……除了這些，我還要每天喝這個。老者舉起茶杯，我看到他杯中泡着山楂和菊花，中醫說，這茶能幫我帶走血管中沉積的脂肪。我看到流水由內而外，流經他的身體。



HK人與事
周軒諾

電影開首出現的第一首廣東歌就是陳百強的《偏偏喜欢你》，幾乎從頭到尾播足一遍，足見《偏偏喜欢你》在大江南北的受歡迎程度。

屈指一算，「情歌王子」陳百強已經辭世三十年，跟Beyond的黃家駒一樣，都在一九九三年仙逝。歲月如梭，不經不覺都走了三十年，但陳百強的白馬王子形象依舊歷歷在目。

如果說陳百強是一匹多才多藝的千里馬，則「勵志詞人」鄭國江肯定是陳百強的伯樂，鄭國江老師這支健筆替陳

憶「情歌王子」

百強寫的歌詞大多風靡全城，包括：《偏偏喜欢你》《今宵多珍重》《喝彩》《眼淚為你流》《等》《漣漪》《畫出彩虹》和《有了你》，大部分都是抒情慢歌，首首都讓人聽出耳油，加上陳百強那俊朗面孔，又會自己作曲，自然迷倒萬千女生，「情歌王子」這稱譽亦應運而生。

除了鄭國江寫的情歌，陳百強亦有一些馳名中外的歌曲，例如《一生何求》，又例如剛過去的母親節都會在街上聽到的《念親恩》，「父母親愛心，柔善像碧月，常在心裏問何日報？」《念親恩》與家駒的《真的愛你》，以及許冠傑的《父母恩》，都是香港人愛用來表達感恩爸爸媽媽的熱門歌曲。

一九九〇年，筆耕不輟的鄭國江獲得藝術家年獎殊榮，在翌年二月舉辦的藝術家年獎頒獎典禮上，陳百強親自出席並把鄭老師寫給自己的佳作《偏偏喜

歡你》頭幾句歌詞「愁緒揮不去苦悶散不去，為何我心一片空虛？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滿腔恨愁不可消除」改寫成「人世的險惡醜陋永不理，願能以手寫心裏詩。眼前各種美，艱辛兼風雨，順手摘來寫歌詞」，投桃報李，作為賀禮送給恩師，更在台上邀請鄭老師即席獻唱，可見二人的關係多真摯動人。

雖已過了三十載，但今時今日，電台、收音機仍然不時播出「丹尼仔」陳百強的作品。我坐小巴上班時，車廂裏偶爾會瀟灑他的歌聲，逛超市時，店舖又會播放他的音樂，「聽歌如面」，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個穿着白衫白褲，邊彈鋼琴邊唱《有了你》的「丹尼仔」彷彿重回眼前。

不經意想到近代著名詩人臧克家那馳名的詩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着。」

氣息留在人體內。資料圖片

